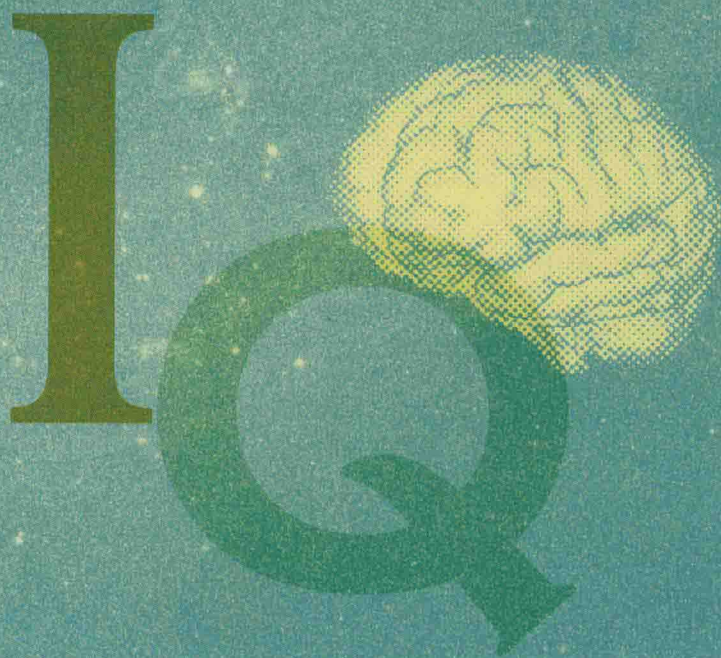


智商测试

一段闪光的历史，一个失色的点子

[美] 斯蒂芬·默多克 著 卢欣渝 译



22

新知
文库

IQ

**A Smart History of
a Failed Idea**

智商测试

一段闪光的历史，一个失色的点子

[美] 斯蒂芬·默多克 著 卢欣渝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智商测试：一段闪光的历史，一个失色的点子 / (美) 默多克著；
卢欣渝译. —2 版.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3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5379-4

I. ①智… II. ①默… ②卢… III. ①智商—测试—研究
IV. ① B84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0710 号

责任编辑 黄 华 徐国强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鲁明静 康 健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2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 数 207 千字
印 数 08,001—15,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致 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许多人给了我热情的帮助。我的经纪人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始终坚信，我写作本书前途无量。他为我代言，做到了尽善尽美，为此我深感荣幸。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John Wiley & Sons）的文字编辑汤姆·米勒（Tom Miller）独具慧眼，深信有关智商测试的书会深深地吸引读者，并将本书手稿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提升到了特别高的水准。我会永远铭记帮助过我的威利公司的其他成员，尤其是汤姆·米勒能干的助理朱丽叶·格拉姆斯（Juliet Grames），令出版过程变得轻松愉快的总编约翰·希姆科（John Simko），富于远见卓识而且体贴入微的本书编辑威廉·德雷南（William Drennan）。在此我向他们各位深表感谢。

我定期向我的父亲威廉·默多克（William Murdoch）汇报写作本书的进展情况。结稿后，他仔细通读了手稿。他独到的见解使我获益匪浅。华盛顿特区有一批人曾经给予了我无可替代的帮助，他们反馈的信息对初稿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我向他们一并致谢。他们是米兰尼·卡普兰（Melanie Kaplan）、盖特·莱因博里（Gate Lineberry）、马特·麦克米伦（Matt McMillen）、琼·奎格利（Joan Quigley）、洛里·尼奇—汉森（Lori Nitschke-Hansen）和艾米·塞拉芬（Amy Serafin）。我尤其要感谢彼得·格温（Peter Gwin），对我不计其数的求教电话，他总是有求必应。别忘了，他可是个响当当的作家，人们对他的新作正拭目以待。

我还要衷心感谢乔治·希金斯（George Higgins）博士和威廉·

梅斯 (William Mace) 博士，他们两位都是我心仪的教授。我在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上大学本科期间，他们讲授的心理学令学生们兴趣盎然。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正因为此前有梅斯博士的心理学发展史课程，本书今天才会出现在读者们面前。有过多种从业经历后，我终于回归了早年的兴趣之所在，因此才有了本书。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本书中的观点和事例与实际情况不符，与上述两位正派的绅士无关。

国会图书馆 (Library of Congress) 的全体员工都很敬业，其中几个人对我帮助更多些，而且总是热情有加，也非常专业。他们是谢里尔·亚当斯 (Cheryl Adams)、艾比·约克尔森 (Abby Yochelson)、达伦·琼斯 (Darren Jones) 和大卫·凯利 (David Kelly)。另外，《华盛顿律师》(Washington Lawyer) 杂志的编辑兼作家蒂姆·韦尔斯 (Tim Wells) 曾经在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作家中心指导我写作新书介绍。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的馆长苏珊·巴拉克拉克 (Susan Bachrach) 博士让我在她的办公室里查阅了她手头的资料。塔玛拉·科克 (Tamara Koch) 为我精心翻译了厄休拉·H (Ursula H.) 的病历。我举家搬到加利福尼亚后，惠特尼·丹杰菲尔德 (Whitney Dangerfield) 替我到国会图书馆作了些调研。另外还有一些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过我，他们是杰伊·卡兰德 (Jay Carlander)、伊万·戈特斯曼 (Evan Gottesman)、大卫·卢比茨 (David Lubitz)、尼古拉斯·拉帕姆 (Nicholas Lapham) 和鲍伯·兰 (Bob Lang)。对上述人士的帮助，我会永远心存感激。

智商测试的历史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如果没有天分极高的前辈研究员们和作家们铺路，如果不借用他们的肩膀，像我这样的门外汉，根本不可能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所以，我要向以下几个人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是雷蒙德·范彻 (Raymond Fancher)、利拉·曾

德兰德 (Leila Zenderland)、保罗·隆巴多 (Paul Lombardo)、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Adrian Wooldridge)、亨利·弗里德兰德 (Henry Friedlander)。阅读这些人的著述，我收获颇丰。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保罗·隆巴多曾经于百忙中抽出整整一天时间，向我解释纷乱复杂的巴克诉贝尔案 (*Buck v. Bell*)^①。他还慷慨地让我阅览他花费数年时间整理的相关法律文件。他的无私实在可以垂范学术界。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夫人梅利莎 (Melissa) 以及我们的三个女儿安斯利 (Ainslie)、塞雷纳 (Serena)、安纳贝尔 (Annabel)。她们给予我的帮助，语言仅能表达万一。

① 对低能妇女实施强制绝育的案件。——译者注

前言

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长大。上小学六年级时，我妈开车送我去了一趟当地的公立初中，目的是参加智商测试，看看我能否被那所学校的超常少年班录取。进入一间小办公室的时候，我周身都在打战。屋里有个蓄着浓密黑色长髯的男士，他问了我一大串非常奇特的问题。他一脸倦色，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在提问过程中，他甚至让我到屋子外边待了一会儿，以便他接个电话。提问中有一部分问题是：他向我出示了一系列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着东西，他让我找出每张画上缺少的部分。我留意到，在画着雨伞的那幅画上，伞柄顶端支撑伞弓和伞布的辐轮不见了。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

我记得，那人对此深表惊讶，他说：“真不简单，大多数人根本看不出来。”这句话与其说给了我鼓励，不如说反倒使我更加不知所措。是不是我的其他答案都显得很傻，他才表现出如此惊讶呢？

后来他向我展示了一些花样和图形，让我用彩色拼图块还原那些花样和图形。做这种事，对我来说不在话下。不过，在我忙活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旁边盯着手表计时，这让我始终有一种惴惴的感觉。再后来，他开始问我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我对答如流，同时也恢复了信心。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谁人？”

我爸是个生物学家，在当地的大学工作。刚好不久前我跟我爸妈一起看了个电视片，讲述达尔文乘坐英国皇家小猎犬号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的事情。

我当时回答道：“他是个生物学家，曾经去南美洲考察。”

考试结束时，我的心情极为矛盾和失落。出乎意料的是，几周过后，我接到通知，说我被超常少年班录取了。尽管结果令人满意，我却丝毫没有改变对那次经历的看法。我一直相信，我没有通过考试，只不过我妈——我妈是家长教师联谊会（PTA）^①的活跃分子——做了什么手脚，让我进了少年班。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人追问，我怎么会为智商测试的历史来了兴趣。对他们来说，这个命题似乎太深奥，没准他们正企盼着我会给他们讲述一段惨痛的个人经历。我也总是希望能给他们一个有针对性的答复——例如，我曾经参加智商测试，仅仅得到69分，然而我最终成了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不过，这两件事都不是真的。我的个人经历再普通不过了，就像我们身边每个人所经历过的，没什么两样。只要提到智商测试，每个人都会说出某种偏见、臆测或者个人经历——这一命题涉及的感情色彩太浓重，文字几乎无法尽述——和许多人一样，我也讨厌参加这样的测试。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从不喜欢他人对我品头论足，对此我印象特别深，而智商测试的根本目的就是透彻地审视人。每当想到一个简单的测试就可以洞察我的一切，我当然会感到恐惧和坐立不安。

真实的情况是，发生在智商测试幕后的事情强烈地吸引着我，让我难以忘怀。这是我写作本书的动机。早在我还是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的心理学本科生时，我已经知道了创立这类测试的一些历史人物。许多年后，他们的狂妄自大仍然让我难以忘怀。从三一学院毕业后，我并没有继续深造，成为什么心理学家，而是鬼使神差入了法律行当，在柬埔寨搞了几年人权事务，后来又回到华盛顿特区干了一个时期

① 英文全称为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译者注

的民事诉讼。30岁出头时，我成了自由作家。最初，我的写作领域是法律。后来我常常前往国会图书馆，试图搞清智商测试的出处。假如我抱着更为科学的态度写作本书，我会就此命题写出一篇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不过，我一向喜欢历史，因此我倾向于找出这些测试的出处，以及它们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人物。

后来我发现，有关智商的历史竟然如此多彩，令人遐想，不可小视。因此，我泡在国会图书馆的时间比我先前预想的多了许多。起初我读了一些介绍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智商测试的著述，那次测试的主办方为美国的军事当局，时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参加测试的总人数达到了170万。不久以后，我认识到，在整个20世纪，甚至在今天，这种费解的测试已经影响到人们对人本身的判断，这种情况蔓延到了世界各地。当时我意识到，这些材料足够我写一本书了。

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没过几周，不知从哪里蹦出七个人，在新泽西州远离城市的一隅鼓捣出一些极端的问题，用来为难美国的年轻人，例如：“人们为什么要用炉子？”“狻猊是一种：装饰用的盆景/动物/乐器/匕首”，等等，等等。他们认为，应征入伍的人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揭示他们先天的智力差异。战争结束后，这七个人使美国人民相信——后来使全世界人民都相信了——他们的判断是准确的。

当我了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些测试题是在短时间内拼凑出来的，我就开始调查，这七个人以及他们推行的测试和当今是否有某种联系。最初我认为，由于那些测试看起来老掉了牙，它们和今天的世界不会有任何联系。结果证明，它们和今天的世界确实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只不过大多数人并不知情而已。从20世纪早期发展到今天，心理学已经非常超前了。令人惊异的事实是，心理测试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进。以诞生于新泽西州的那些测试题作为起点，演化出了各

种各样的考试和判分标准，所有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或多或少都会受它们的影响。

我以为，本书不应当充斥着图表、图形，也不应当对各种分析数据进行冗长的解析。它应当是这样一本书：通过它向大家揭示，为什么仅仅经过一次测试，人们会终生被划分为三六九等。那些植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前的考试，为什么会一次性地把人们划分到（或排除于）学校的快班，发配到这所大学而不是自己心仪的大学。作为成年人的我们，能否胜任工作，能否得到提升，能否得到政府补贴，执行死刑的方式是注射致死还是毒气熏死，所有这些是否均和自己无缘，源自新泽西州的测试能够决定这一切。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这些考试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权利，生养孩子的权利，自行选择生活在乡下的权利。这些考试自诞生以来从未发生过重大的改进。人类的智力确实因个体不同而显现出差异，应当区别对待，而这些考试对前述差异却一视同仁。本书会向读者揭示其中的原因，而其中的原因会让读者惊讶不已。

目 录

致谢 1

前言 1

第一章 智商测试的先天缺陷 1

第二章 探索智力测试的人们 10

第三章 现代智力测试的诞生 32

第四章 智力测试的美国浴火 41

第五章 拒绝智力低下者入境 62

第六章 改变世界的智商测试 70

第七章 智商测试 A 卷和 B 卷 87

第八章 美国曾经的绝育历史 104

第九章 纳粹德国和智商测试 125

第十章 英国的 11 + 智力测试 147

第十一章	美国死刑和智商测试	168
第十二章	智商测试能测出什么?	182
第十三章	取代智商测试的方法	193
第十四章	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	204
第十五章	白人黑人的智商差距	233
后记	251	
译后记	254	

第一章

智商测试的先天缺陷

蒂姆 (Tim) 满 3 岁时, 他母亲珍妮特 (Janet) 已经意识到, 若想日后送儿子进华盛顿特区任何一家私立精英学校上学, 肯定会遇上麻烦。蒂姆的父亲小时候上的学校, 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之一, 因此父亲迫切地希望, 日后儿子能步自己的后尘。然而, 华盛顿的孩子们若不是政治家、科学家、律师们的后代, 就是来自企业家家庭, 竞争当然异常惨烈, 甚至进幼儿园都需要参加智商测试, 这让珍妮特最为揪心。

珍妮特是个随和的漂亮女士, 年龄刚三十有五。用她的话说: “连 3 岁大的孩子都不放过, 还要测试, 一想起这事, 我就一个字: 晕!”

比“晕”更甚的是, 珍妮特早就得到过暗示, 蒂姆是个“糟糕的”应试者。这是不带偏见的入学咨询机构告诉她的。这类机构是这一领域的专家, 像蒂姆这样的家庭需要它们引领, 才能完成私立学校复杂的入学申请流程。这类咨询机构收费不菲, 费用从不低于上万美金。它们能够承诺的是, 正确评估幼小的候选人, 向家长们深度解析各个学校的异同。它们也经常主办有针对性的智商测试——或者, 非完整版的智商测试, 以便正确地判断孩子的能力, 并以此为参照, 推荐几所与之匹配的学校。孩子得分越高, 可供选择的学校门槛越高, 竞争也就愈加惨烈。在申请流程的起步阶段, 智商测试的得分情况便

决定了孩子们择校的流向。

女咨询师在办公室测试蒂姆时，特意叮嘱珍妮特回避一下。半小时后，她又请回了珍妮特，告诉她一些坏消息。她告诉珍妮特，她唯一能推荐给蒂姆的是位于远郊区的一所学校，该校招收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对于珍妮特这样的家庭来说——所有东海岸家庭的孩子都出自名校——这不啻是寄厚望于孩子最终能迈进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①大学，最终却落得个前往偏远的内布拉斯加大学某分校攻读农业。

“我吓坏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珍妮特如是说。“我整整哭了三天！她告诉我，孩子是个弱智。”她无意间说出的这个词，是基于智商测试的人事分析方法的用语，也是很早以前进入美国现实生活的一个技术词汇。说到这里，珍妮特顿了一下。随后她想起来，实际上咨询师当时并未使用“弱智”一词为蒂姆定性。不过，当时她感觉到，对方只是没捅破这层窗户纸而已。“她告诉我的大意是，孩子的智力发育不完善。”

那位咨询师当时还建议，让蒂姆去作语言能力矫正。所以，在学前教育阶段，珍妮特为蒂姆预约了每周两次语言能力矫正训练。在早期训练阶段，每当医生让蒂姆讲故事，他总会处于一种完全不知所措的状态，一个字也说不出。每次开口说话，他总会像格林机关枪扫射一样，带出一大串“嗯嗯啊啊”。

“哦——不是——不——哦——哦——哦——我——我没有——农场。对——对啦——我家里——有个农——场。对——哦——不。知道吗？！我有个——哦——哦——我有个——哦——哦——哦——一个，我没有——没——没有，农场。”

① 美国贵族高校毕业生和名流创办的组织，喻排名位次靠前的著名高校。——译者注

如果孩子发音清晰，只要像启动摩托车那样，狠踩一下启动踏板，和蒂姆同龄的孩子们，说出口的话总是一串串的，尤其在回答陌生人提问时（别说是关于农场的事，无论问什么事，均会如此）。可是，蒂姆在自我表达方面总是出问题。在医生指导下测试语言表达能力时，他只能在百分表上得到两个点——离最差就差那么一点点。珍妮特心里清楚，这对蒂姆极为不利。因为，在华盛顿地区，私立学校的主要招生门槛就是智商测试。而一百年以来，智商测试着重检测的就是语言能力。所以，蒂姆的前途险象环生。

在华盛顿地区的小学入学申请流程中，各种考试究竟占多大比重，家长们从学校管理部门得到的信息往往自相矛盾。一方面，学校总是劝家长们放松心态：智商测试的分数没那么重要，入学的门槛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另一方面，学校的人也会告诉家长们，如果考试当天孩子生病，发脾气，心情不好，就不必带孩子来——这等于明摆着告诉家长们，考试很重要。实际上，考试分数之重要，完全不像学校对家长们说的那么轻描淡写。只不过学校的管理者们心里清楚，如果对家长们的担心不加以疏导，他们会更加神经质。对学校来说，让智商测试分数的权重比高一些，对学校建设大有好处。无论如何，这些年幼的申请入学的孩子们，多数来自穿着考究、口碑良好、头脑聪颖、家境富裕、信奉学而优则仕的白人家庭，那么，对学校来说，从如此众多有吸引力的、能干的、3岁到4岁的孩子中“剔除”——这是当地一位心理学家的用语——一些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家长最害怕的事莫过于心理学家进行测试时，孩子完全不配合。华盛顿特区一个褐色头发的小女孩玛丽（Mary）的经历尤其能说明这一点。玛丽从办公室走进等候大厅时，一位三十多岁的心理学家从里边追出来，不依不饶地问道：“玛丽，大马和小马有什么区别？”女医生提问时神情肃穆。

玛丽对她的提问不理不睬。她走到我身边，在长椅的空位子上坐下来，自顾自玩起了手里的娃娃。当时我正在大厅里等候叫号。

“玛丽，大马和小马有什么区别？”玛丽第二次听到了完全相同的提问。与婚龄达到30年的人相比，玛丽更懂得该听什么，不该听什么。对于一个生性固执的小女孩来说，人们无法跟她解释清楚，区分大马小马虽然不重要，可这是考试啊，因此它很重要。女医生更为固执了，当她第三次重复这一分类学问题时，玛丽忍无可忍了。她转过身面对着我，用手中的娃娃指着提问的人说：“你能给我的娃娃换个尿布吗？”

谁都想象不出，玛丽这样做，最终会得到什么分数。孩子的情绪会影响得分，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而测验得分理应在很大程度上本色地反映人的能力。数十年来，反对智商测试的人们对此存有戒心不无道理。他们认为，只有顺从大人意愿的“好孩子”才能在这样的测验中得到好分数。口碑好的心理学家会把孩子的情绪和耐性糅进考试里，通盘进行考虑。不过，每次测试，得分机会只有一次，谁都无法把事情摆平。

蒂姆的语言能力矫正是否有效，珍妮特无法确定，可他们坚持了下来。珍妮特觉得，指导蒂姆的心理医生还算不错，她对医生的评价是：“她可不是那种热心肠和脑瓜特好使的女人。有一次那医生在蒂姆旁边看他画画，竟然当着他的面说，‘这样可不正常啊’。”

对此，珍妮特解释道：“心理学家们认为，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能画人物线条画，可蒂姆画不来。”所以，珍妮特带蒂姆去找了职业心理医生，去作肌肉功能精细训练和常规训练。^①虽然珍妮特觉得这么做有点儿怪，可她听别人说，职业心理医生的方法管用。让

① 通俗的说法为“动手能力训练”。——译者注

她放心不下的是，这种方法未经“科学验证”。医生给了她一把刷子，让她经常刷刷蒂姆的皮肤，其主要目的是让蒂姆的皮肤感到舒适。医生告诫珍妮特夫妇，要每天坚持做下去。然而，他们对其效果表示怀疑，因此仅仅偶尔为之。

“所以，有一个阶段，”珍妮特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每周去作两次语言能力矫正，还要去职业心理医生那里两次。”姑且不论这类治疗管不管用，蒂姆开始磕磕巴巴地说话了。“他说话时脸上的表情会变得特难看。”珍妮特说着抬起两只手，贴近自己两侧的面颊比画起来。后来，她还要求矫正语言能力的医生帮着蒂姆校正说话结巴。

对蒂姆来说，智商测试的前景实在太暗淡了。不管怎么说，华盛顿地区大多数像蒂姆一样的人家一向认为，公立学校并非孩子们不二的选择。设立这些学校，主要是为了工薪阶层的家庭。统计数字表明，这类学校的出路实在令人揪心：在语文和数学方面，各年级仅有一小半学生能够达到同年级中等水平，仅有 60% 的学生最终能够从中学毕业。所以，在继续治疗期间，怀着极为忐忑的心情，珍妮特和当地的一位心理学家约好，为蒂姆作一次智商测试。蒂姆 5 周岁生日之前数个月，他平生第一次参加了智商测试。考试名称叫做“韦氏幼儿智力测评”（WPPSI），其发音为“会皮死”，完整的测试名称为“韦克斯勒学龄前儿童常规智力等级考试”（Wechsler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这是年幼的小孩们参加的统一考试。

心理医生对蒂姆的最初印象是：“他一开始很健谈，对我们要做的事很有兴趣，所以，融洽的气氛一下就建立起来了。”她问了蒂姆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例如，天气冷了之后，水会变成什么？她让蒂姆猜了个谜语，然后作了个脑筋急转弯类型的测试；他还让蒂姆辨认图片上的动物，搭了积木。她留意到，蒂姆的词汇量有限。